

海上风物

企望那片星空

■钟喻文

日前,在第1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传来令人感佩的消息:93岁高龄的表演艺术家秦怡将编剧、筹拍一部以一位女工程师为主角的、反映修建青藏铁路的“工业题材”影片《青海湖畔》,秦怡老人肯定地说:“这两年,大家越来越多地在谈创新,谈正能量,我想,把这个故事推出的时机成熟了。社会和观众需要反映现实的电影,电影是活着的历史,我活着就要拍电影!”寥寥数语,掷地有声。

建国以来,我国银幕上“工业题材”影片曾经有过辉煌,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出现过《桥》、《黄浦江的故事》、《家庭问题》、《创业》、《快乐的单身汉》、《血总是热的》、《共和国不会忘记》等观众喜爱的佳作,这些影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个时期工业战线的伟大成就,讴歌了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和精神风貌,其中有些故事片断和人物形象,至今仍活跃在人们的脑海中。

近年来,在电影强化娱乐功能的同时,震撼感官的音响与场景、虚假的时空故事及市井小人充斥银幕,“工业题材”影片创作每况愈下,不仅总体数量少,而且质量都不高,工人队伍在深入改革发展中的主体形象

没有很好地在银幕上展示出来。个别作品工人不像工人,缺乏真实的“篮领”生活基础,编导普遍对工矿企业状况缺少感受和体验。有一年某电影厂好不容易筹拍了一部“工业题材”,最后不仅主要表现的是“白领”风花雪月的故事,而且连名字也弄成了不伦不类的诱惑。

工业圈中大有电影素材,关键是“电影人”关注不够,没能把镜头主动对准普通的工人阶层,特别是对准那些默默无闻奋战在炉台上、机床旁、井架下、马路边的“小人物”,反映他们的工作和生活,反映他们的欢乐与忧愁,反映他们的奉献与创造!我们的编导应当经常深入生活,敏锐发现、努力开掘“工业题材”,表现中国工人在改革发展时期深刻嬗变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点。更新观念,勇于探索,大胆直面社会和人生,创作出又多又好的雅俗共赏的“工业题材”影片来!

也许表现“工业题材”比起表现那些“间谍特务”、“歌星舞女”、“皇帝大使”要难得多,也不容易出经济效益,但我们既然可以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拍那么多的“探索片”、“言情片”、“功夫片”甚至“恐怖片”,君不见有些片子即使在国际上得奖也仅卖掉零星几个拷贝,为什么就不能在“工业题材”这块沃土上辛勤耕耘一番呢?也许收获就在这“秋天里的春天”。

企望那片星空。



风(黄兴公园) ■小星

梦想话题

青春梦想

■潘懿雯文

小时候的我有个习惯,会把自己做过的梦记录下来。我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,上面记录着日期和形形色色的梦境。小时候的梦是非常丰富的。我曾经梦到过手臂如灯塔的巨人,在云雾中的城堡,被各种各样云充满的紫色天空,永远讲不完有趣故事的诗人……那些梦幻又美丽的梦,后来都留在我日益泛黄的本子上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起,我不再拥有那么多新奇的梦了。走出梦境,在生活中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憧憬与梦想。梦想,就像人生的坐标,使我产生一种奋发向上、积极进取的动力。就像高三时对大学的梦想,让我不断努力学习,让我能够在那一天搏击长空,

直挂云帆。那时的梦想就像使命,让我逐渐养成了坚强不屈、严于律己的品性。

如今,我们正处在青春的黄金时代。奥斯特洛夫斯基在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有这么一段话:“生活赋予我们一种巨大的和无限高贵的礼品,这就是青春:充满着力量,充满着期待、志愿,充满着求知和斗争的志向,充满着希望和信心的青春。”面对青春,我们应奋斗不止。而面对梦想,我们又该有怎样的规划呢?

大学生的梦想,在我看来最重要是梦想建立者的身份。如果这梦想是由一个对自己的未来毫无想法和规划的大孩子建立的,那它永远只能是个“梦想”;然而如果这梦想是由一个有自主意识、明确目标的新青年建立,那它一定可以实现。

其次是梦什么。身在大学,我们最为关注的莫过于“就业”,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就业梦”。在当今这个由经济主导地位的社会中,经济金融行业是不会缺少就业岗位

的;专业学习物理的我也许会选择继续深造,或者从事科学研究;当然身为行业背景如此鲜明的电院毕业生,如果能在相关行业工作是更多人的梦想。

但如果就此将未来几十年的生活定格,未免太过死板了。生活本就多变,梦想更亦如此。在我看来,许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,不如许自己一个努力的明天。我们不如放眼现在,努力把眼前的事做好,当机会来临的时候,紧紧抓住;而当面对挑战时,不轻言放弃,只有如此,才能让青春无悔。不要害怕失败,我相信只要我们肯努力,梦想终会实现。

我们既然被称为朝阳,就理应拥有光彩照人的青春。青春,短暂而珍贵,别让青春过早流逝,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。

我们的梦想,是一个简单的信念,是一份对自己未来与生命的责任。选择坚持,选择珍惜,选择成就生命的激情,选择成就心中最初的梦想。(上海电力学院)

闲话花样

避避风头

■郑树林 文 剪纸

“现在依最好去避风头,勿要太嚣张。”避风头往往是上海人对一些犯错误人的劝告,当然也有犯罪之后,为躲避法律的制裁而躲起来的闲话。自然界刮大风的时候,我们常常会在房子里或者墙角处避风,上海闲话的避风头的出处就是这样而来。以前在上海工作生活,为了避开战争灾难等,不断更换地方或回老家就是避开不必要的麻烦,这种避风头是最多的。

读书的时候因为成绩不好老师家访,父母的心情肯定不好,这时候只能逃到亲戚家去避避风头,等到父母气消了,让亲戚陪着回家这样的风头避得还是有点艺术的,当然要想少到亲戚家去避风头,只能好好读好书。

有些风头是不得不避的,小夫妻吵架为了安宁,有一方为了不争吵暂时避开另一方的气头上,选择沉默这种避风头方式,等到对方吵完,再回过头来把事情说说清楚,夫妻和睦相处,这样的风头避得是一种技巧。

有些风头可以避,而有些风头是千万不能避的。如果是因为违反了法律想逃避而学会避风头,那样的话只能是罪上加罪,这种风头还是勿要为好。

现在许多年轻人在职场工作,一旦工作不顺利就想辞职,其实是一个很不聪明的做法,如果学会了避风头的話可能就会有转机,工作不顺利,心情不太好,不妨可以请几天假到外面去旅游,放松一下心情,检讨一下自己是否还喜欢现在的工作,如果喜欢等到回去之后继续工作做出成绩,如果觉得不适合就把此次旅游作为避风别人的风头,辞去职务另谋专业对口的公司,现在避风头是为了今后的工作更好前进。



咬文嚼字

狗窠和猫洞

■冯诗齐文

还记得读鲁迅的散文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,旧日私塾里学童们在塾师戒尺竹板淫威高压下,仍不失天真顽皮的场景,印象特别深刻。当时不同年龄、不同程度的孩子坐在一间屋子里上学,每人的“课本”竟然各式各样,以致于读起来也各式各样。

有念“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”的,有念“笑人齿缺曰狗窠大开”的,有念“上九潜龙勿用”的,有念“厥土下上错厥贡苞茅橘柚”的……

“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”什么的看不懂,“笑人齿缺”倒是通俗得不用解释。不过以前课本里还教人骂人?这倒是既有趣又意外。

“狗窠”就是墙上开的专供狗儿出入的小洞。

既是给狗钻,洞当然是又小又矮。于是狗窠自然也随着狗的身价,成了低贱、屈辱的象征。也正因

如此,要是强迫人从狗洞进出的话,无疑是对其最大的人格侮辱。

故晏子使楚,拒绝从小门进宫,抗议说,使狗国者方从狗门入。叶挺在狱中宁折不弯,写诗怒斥:“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!”——实际上小小的狗洞人是无论如何钻不过的。

如果要开狗洞,那么这个洞一定是开在院墙而不是开在屋墙上的。据流沙河先生的考证,清代人家院墙犹有狗窠之设,而先生在三十年代已不见此制,“家狗出入,与人相同,皆走大门。”

我在内蒙古插队时,村里农户院墙是否开狗窠,实在没有注意。因为即便有开的需要,也必是要晚上院门紧闭时才有用处。而晚上正是狗儿值守看门的关键时刻,还能容它外出溜达打野食么?

引起我们注意的倒不是什么狗窠,而是猫洞。农民几乎家家养猫养狗,但猫是宠物,二者的待遇是不同

的。你不管到哪家去串门,都会看到炕边木格窗的下角,有一格未糊窗纸,而是遮着一块布,那就是供猫儿进出的猫洞。当猫在热炕上过足了瘾,伸够了腰,想到院里透透气,遛遛腿时,就可由此“门”进出,随意极了。而狗呢,它的职责不是供主人消遣,而是看家守户,所以常常待在屋外,不管酷暑严寒。

不过如今世道大变,加上城乡差别仍在,所以猫儿狗儿们的待遇,也变得与以往大不一样。现在城里的狗可成了宠儿,而猫呢?不知什么原因,好像命运多舛。除了爱猫人士,把猫当宠物养的人家似乎越来越少——至少和几乎随处可见的狗狗相比,完全不能相提并论。

和狗相比,猫失去了不愁吃喝的优越,却获得了充分的自由——晚上不必窝在房里、白天随时可以溜达、没有绳子和链子约束……它们是感到幸运呢?还是感到时运不济?

文苑投稿电子信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旅游日记

醉美微山湖

■郭树清文

夏日是微山湖最美的季节,湖水涨满,鱼跃水面,说不尽的惬意与舒适。

一踏上这神奇的土地,我便有一种从闹市进入世外桃源的感觉。放眼眺望,微山湖余脉淡墨的山影,水墨画一般铺在视野的尽头;近看是微山湖微波的湖面,湖水在微风的吹拂下,泛起鱼鳞般的波纹。湖水中,一眼望不到边的野生荷田浩浩荡荡,鸥鹭翩翩,一群群野鸭在水中嬉戏,偶见鱼儿游荡,尾巴一甩,倏而游去,不见了踪影。湖岸边,芦苇密密层层,静寂深幽。

当来到微山湖中的微山岛,更是别有一番景象。由此俯瞰,可见碧波千顷,渔帆点点,水天相接处,群山浮动,浩渺无际。相传,商代末年国势

颓败,微子数谏纣王,被拒怀疑,逃来此地隐居,死后葬于山顶,山以此得名,微子墓前立有篆书“殷微子墓”石碑。抗日战争时期,铁道游击队即以微山岛为根据地,活跃在微山湖、津浦铁路(今京沪铁路一段)线上。

当离开微山湖的时候,夕阳正在缓缓落下,只见湖面烟云升腾,薄雾笼罩,两岸耸立的山峰忽隐忽现,四周一片寂静,阵阵凉风从我身上掠过,心情格外安适。恍然间,耳边响起那支熟悉而优美的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的插曲:“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,微山湖上静悄悄,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,唱起了动人的歌谣……”

微山湖畔,那一排石榴树,满树开着鲜红烂漫的石榴花,那几棵枇杷树,挂满了一串串黄灿灿的枇杷,那一片翠竹顶着簇簇新绿。那绿的青翠欲滴,那红的鲜艳夺目,那黄的金光闪亮,在微风中摇曳,让人沉醉忘却归路。